



北大回忆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大回忆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13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回忆 / 张曼菱著. — 北京 :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4.1

ISBN 978-7-80768-007-9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1738 号

出 版 人 樊希安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6.5

字 数 234 千字 图 62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印装查询 : 010-64052066 ; 邮购查询 : 010-84010542)

目 录

序：“值得回忆”	1
----------	---

第一章 燕园春潮 11

“作家梦”	13
逝去的教授	29
历史的邂逅	34
“青青子衿”	40
小“段子”	49
试探性的讨论	58
燕园春潮	68

第二章 “隔代亲”与“守望者” 95

“隔代亲”	97
校园路	97
朱光潜湖畔抛书	98
林庚登台讲《楚辞》	102
金克木戏说时势	106
王力写推荐信	110
朱德熙“隔代亲”	114
季羨林“不默而生”	116
“守望者”	123
语法课——卢甲文	123

“文学评论”课——闵开德	126
为“朦胧诗”呐喊——谢冕	128
课前点评——袁良骏	132
曾经“流放”——倪其心	134
辩论《苦恋》——周强	138
“可以像林庚先生那样”——孙玉石	141
“真文字更有价值”——马振芳	146
相教何必曾相识——金开诚	148
功夫在课外——严家炎	150
“为了人的尊严”——袁行霈	154

第三章 竞选及其细节 159

闻风而动	161
“问答”之海	170
“人性解放”旗帜	177
遭遇“大多数革命群众”	185
保住《开拓》	191
帷幕落下，谁是“小乔”？	193
“照片失踪”案	200
喊出“振兴中华”	202

第四章 学子投稿 213

秦兆阳的小院	215
在韦君宜家吃炸酱面	219
与《当代》相处的日子	225

“让她到大地上去” 235

“活化石” 马波 244

荒煤“老友” 251

第五章 勺园岁月 257

“蚩尤文化” 259

“南极梦” 271

《青春祭》兔年访美 275

花神庙、硅谷魂 288

“候鸟”群聚 297

第六章 寻觅“校园魂” 305

历史的链接——季羨林、郝斌 307

警觉“被放大”——沈克琦 317

“人淡如菊”——任继愈 326

雅“俗”之间——徐葆耕 338

获奖与“获罪”——王汉斌、彭佩云 345

曾经是“钻石”——费孝通 355

仁哉！科学——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 361

《日记》问世——吴宓及其女儿 370

坦诚与保留——台湾行（一） 381

校风与业绩——台湾行（二） 393

后记：沉浮的河流 404

序：“值得回忆”

2007年11月进京，参加在清华园举办的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携所编撰之《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到“五棵松”，探望季羨林先生。

先生说，“这事很有意义”，指我多年来在做的寻访联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只有零星文章，没有完整地写过。”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问先生：“怎么写？”

答曰：“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先生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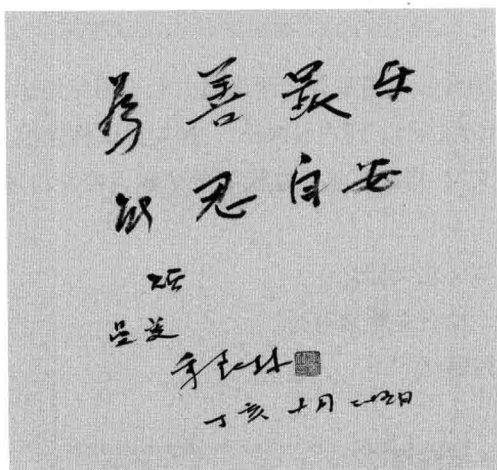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有的老人羡慕先生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其实他一直想回校园。



季美林先生赠墨宝：
为善最乐 能忍自安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 301 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 301 了。

那天相见，先生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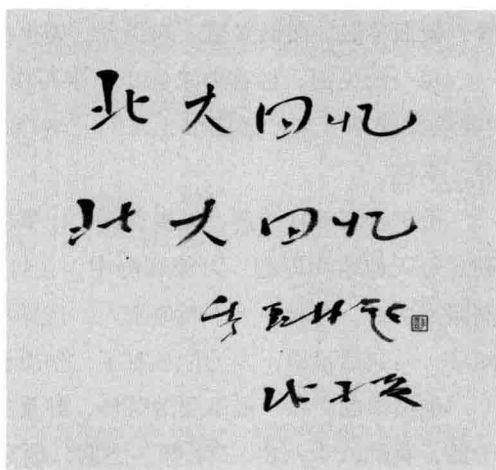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而牵念之情犹然。

他对杨锐说：“拿纸来。”遂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



季羡林先生题字

安。”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他写道“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他已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词了。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风雨如晦，光明时现。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先生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羨林全集》。

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先生这样反应。

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在 301 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先生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弛、随意和悠然。

先生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先生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一举被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羨林派过秘书”。因为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也没有秘书。

而先生所提及的《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那次去 301 医院，因我患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外甥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解释。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先生心知肚明，配合之。

外甥认同此见。他说，先生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

“维稳”。

我想，先生可以在青年一代中得到理解了。

不少人一向认为，北大精神就是“关注政治”。我则以为，北大的宗旨其实根源于：“关注社会与人性”，追求社会的民主平等，认可人性的自由独立，包容多元化，“政治”只是其一。

先生和我，同属“平民”种类，来自远地寒门。在布衣下面，有一颗不甘落于人后的倔强心灵。

当大学与“考试选拔”制度在文明古国中断达十年之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又提出了“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意味着古老的民族又恢复了它的传统与生机。

那数千年在中国大地上川流不息、滚滚向前的人才洪流又开始集结和流动。龙的脉搏跳动着，民族的希望和生机，随着这股年轻的人才洪流在集结涌动，流向一个“为国所用”的渠道。大陆中国重新构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制度不止是“恢复”，而且取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所谓“政审”以及各种“政治推荐”等等藩篱，只以“分数”，作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来招生。

如果只是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培育制度，像我，和许多人是可能进入北大的。有很多“潜规则”阻拦我们进入第一流的大学。

我的祖上曾经“一门五进士”，至今家乡立有“进士碑林”。当“登科”之事到我，却百味遍尝。所谓的“政审”，其实是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用父亲的话说：“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了，

却上不了。受刺激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入北大的人有那么几种：完全靠着出类拔萃的分数的平民考生；还有一些已经具备基层干部的阅历，当过小领导的；高干子弟有一批，经历过劫的他们很是朴素和低调。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继续读完他们的那一年。

每天学子们匆匆忙忙，汇成往来于校园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这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大地的泥土，带着豪门的坎坷，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潜志，有执着；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数气相搏，风起云涌。

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那个年代铸造了我们这批人，也铸造了我们与耄耋之年的校园学者们的跨世纪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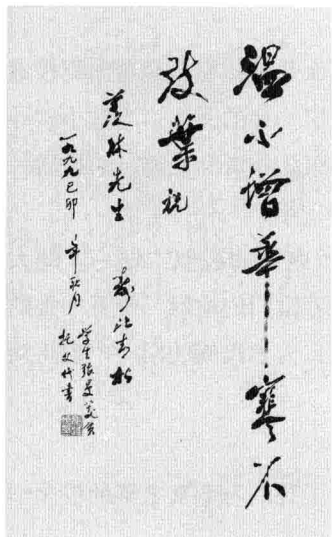
先生所说的“像《浮生六记》那样写”，“浮生”者，不只是说生命之短促，更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这种欣赏与角度，十分接近于我的父亲。

上月我到京时，有人送来一个珍藏的书画匣。展开后发现，竟然是我父亲书写的一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姜林先生 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年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 托父代书”

来说，这是受先生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后，交代到我手里的。

时光忽然倒流，想起了当年我离昆之时，父亲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郑重地说：“你要我写的字，写好了，我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



父亲的字

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又是别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当年我把这一幅毛边的宣纸送到先生桌前，向他说明了没有裱的原因，先生沉默了，用手抚摸着这纸，喃喃地说：“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

如今父亲和先生都走了，这幅字却回到了我手边。它已经被精美地装裱过，色泽淡雅，收藏于锦匣之中。来人说，先生在若干寿礼中，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中。直到临终

前，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给我。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带着它又回到了昆明。在这幅字中，在这件事里，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他们都超越了世俗，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还是“像《浮生六记》”，贵在心灵之自由。恬淡之中，隐藏了多少不愿从俗的辛酸。风雅之下，留取了一根纤细的书生傲骨，显示了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功利的飘浮。

父亲在我“大一”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特意摘下帽子，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这是一个边地知识分子对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亲逝后，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说：“你考上北大，是对你父亲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父亲辞世一个年轮了。

写此回忆，也算是不孝之女为当年没有回答父亲的一份“补卷”吧。

2013年10月21日昆明

本书照片提供：刘云辉、崔俐莎、马建钧、高翔、任重等。特此致谢！

第一章
——燕园春潮